

冷暖人间

■ 杜雷

二哥是一位农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最普通平凡的一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如此平凡普通的二哥,却用他64岁的生命活出了一份独特精彩的人生。

二哥是勤劳吃苦的人。母亲常说有字吃字,无字吃力,他认这个理。由于历史原因,他从未踏进过一天校门,从小便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很小便学会干农活,14岁就参加宿鸭湖水利工程建设——就是农村说的打河,从那时起,二哥就用一双少年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成人难以承受的重担。从此以后,生产队里扬场、垛垛、犁地、耙把、割草、锄地等农活都毫无理由、不由分说地落在他的身上。生产队若有三把犁子,其中肯定有他一把,二哥也因此被迫练就了一手农活好把式,他种的庄稼总比别人家的长势好,产量高。1973年,生产队一头骡子腿部受伤,流血不止,需要到正阳县医治,公家不管吃,不管住,没人愿意去干这苦差事,最后自然又找到了二哥。二哥白天配合兽医给骡子上药换药,晚上照着骡子吃草休息,一个多月后,硬是把这头有病的骡子治好了还给了生产队。1979年底,政策有了变化,母亲想着为儿子娶媳妇,翻撒祖屋。为了盖房,二哥脱砖坯、烧土窑、阴砖水,用半年时间便是烧制了四间房子的砖头,并拉土、和泥,最终盖起四间瓦房。1980年,我们生产队以户为单位

分配临街铺面房基地,我家有幸抓到两间房基地,二哥负责铺垫地基,又筹备房瓦,全家一起建了两间门面房。年底,三哥结婚。1981年,分地到户;1982年,大哥结婚。随着两个哥哥结婚、生孩子,家里添人添地,农活也增多加重。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大哥在煤矿当工人,三哥在学校工作,而我在读高中,一家子人的生活全落在二哥一个人身上。直至1984年秋,二哥结婚。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地里种些黄麻等经济作物,为此,在农历11月,河水冰冷刺骨的时候,二哥还要下河捞麻剥麻。这些事情,至今想起,仍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二哥挖过煤,当过搬运工,扛过二百斤重的麻袋,同时,他还上窑场拉运砖块,虽然每块砖只得五厘钱,但他依然抢着干。大集体时期,每到年关,家家户户都要磨面过年,生产队磨面驴子不够用,轮不到我家用驴拉磨,每到这时,都是二哥推磨磨面。1991年,三哥盖住宅,那年干旱,兄弟虽然分了家,但二哥白天干自己的活,晚上跑老远去担水过石灰,帮三哥盖房。主房盖好后,又和二嫂一起搬砖盖厨房,那时二嫂还怀着侄女丽丽。

兄弟分家前,母亲年岁大了,力气活干不了,每年一大家子过年用的食品,和面、蒸馍、过油,都是母亲指挥着,二哥一人操持。分家后,为了供养孩子读书,二哥拼了命地劳作。最艰难的时候,他和二嫂一起养了几十头猪,种了一亩菜园,八亩庄稼,每天还要到街上摆摊做生意,一人干了

几人未必能干完的活。二哥生肖属马,不用扬鞭自奋蹄,兄弟四人同时割麦,他一人比另外三兄弟加在一起割的都快都多。他其实更像一头负重前行的老牛,毫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踽疾而步稳。他吃尽了同龄人不敢想象的人间苦难,却给这个大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二哥是孝顺的人。1979年翻撒祖屋后,母亲累病卧床不起,母亲没有闺女,侍候的事全由二哥一人承担。他每天为母亲梳头、洗脸、喂饭、穿衣,出工在外干农活,下班回家当闺女,用心至极。2000年的一天,母亲早起做饭,不幸被拌倒骨折,又一次卧床不起。这一回,兄弟轮流值养,每次轮到二哥,他都精心侍候,每天为母亲擦洗,把母亲身上的痔疮治好,换着花样给母亲买她喜欢吃的食品,今天是馓子,明天是鱼丸,天天吃无糖奶粉,唯恐照顾不周,恨不得替母亲得上这个病。我们的姥姥是个五保户,在离我们家六七里路远的薛庄居住,大集体时代,每年生产队都要种瓜,瓜季每家会分到一个西瓜,每次母亲就会切一半让二哥给姥姥送去。姥姥去世后,每年清明都是二哥给姥姥上坟烧纸,也是二哥替我们在外地的三兄弟尽孝祭祖。父亲去世得早了,每年一大家子跟着二哥下地玩耍,夏天下河逮鱼抓虾,冬天到野地逮野兔。我小时候上学,都是二哥接送,到外地读高中也是二哥送粮食。二哥不仅是父母眼中最善良、最孝顺的孩子,也是我心中最爱戴、最敬佩的哥哥,二哥之于我不仅情同手足,

更亲如父子。

二哥是懂感恩敢担当的人。二哥对我说,要不是国家平反摘帽就没有咱家的今天,兄弟几个一个也娶不上媳妇,更不要说上大学了,我们不能忘本,你要好好工作。还经常说,我们家受难时,谁谁谁帮过我们,给过一个馍,一碗面的,我们都不能忘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个时代,他也因此更加珍惜这个家庭。他爱二嫂,说二嫂不嫌弃我们家,高中毕业背乡离井从新蔡老远嫁过来。他更爱他的孩子们,逢年过节无论如何都要给孩子们买肉吃,添新衣服,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极其苛刻,就在他有病在郑州住院期间,孩子给他买一点好菜,他都嫌弃,孩子说不贵,他不相信,过后他偷偷跑去医院饭堂看看究竟。他没读过书,吃过不识字的亏,因此对孩子读书是下了非凡的决心和气力的,以砸锅卖铁的责任担当,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凭着一己之力,硬是把三个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本科生、两个研究生。这在偏僻的乡下是极其罕见的。

二哥是乐观豁达的明白人。他认“死理”,从不投机钻营,在街上做生意,童叟无欺,遇到年长者买东西还会多给点,有人习惯赊账他也不在乎,至今还有欠账未还的。对于个别以前欺负我们习惯了的人,偶尔还会对他说一些风凉话,他没当听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好,全得益于祖上积德,我们不能丢

祖上的人,虽然挣钱很难,但我决不挣没良心的钱。他很穷,但从不嫌贫爱富,时常接济比他更穷的人,街坊邻居谁家红白喜事,他都主动前往帮忙。有个街坊一度很有钱,家里还有两辆汽车,见了二哥就笑话他只知道出苦力,愚钝无知,但二哥没放在心上。后来,这街坊的两个孩子出了事,他们又跑来请二哥帮忙。

二哥是不识字的文化人。二哥常说,现在政策好没人欺负咱了,你在外面工作也不许欺负别人,没事不要惹事,万一遇事了,咱只要行得正,也不要害怕。还引用父母的话共勉:要多帮人、多积善,好人总有好报;千万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啥时候手脚都要干净。二哥病重期间,他提出要到海南和我聊聊天,他说大多数亲人在海南,你们请假回来看不容易,不如我去海南方便。二嫂问他:老话说落叶归根,万一在海南走了咋办?他说“周恩来总理走了不是把骨灰撒了吗?我走后也把我的骨灰撒了,我算什么”。他还说“我在电视里看有人死后捐献器官的,我死了可用的器官也可以捐”。这哪像是一位不识字的人说的话,这分明是一位高尚者的誓言。他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豁达的,对社会的理解是透彻明晰的。他用智慧、勤劳和勇敢,为他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大孝、大爱、大德为他的人生作了最好的诠释。他以无字人的情怀追逐着文化人的梦想,他就是一位不识字的文化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不折不扣大写的人。

动物档案

■ 刘文波

读宋朝叶绍翁的诗:“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秋风乍起,梧叶飘飘,漂泊异地的天涯游子踟躅在江畔的舟船上。远远近近的促织声密织成一张绵密的网,把游子的羁旅愁思腌渍得更加惆怅低回。而那挑了灯在深深篱落里寻找促织的村童,又如何能听得懂促织那拨动秋思的和鸣。

促织也叫蛩,蟋蟀,是乡下最常见的虫儿,如坂上的野草,岭上的野花一样寻常。长在草窠、篱落、井台边。

刚立秋,敏感的促织就钻出地层,彻夜地叫了起来。夜色静下来了,虫声在如水的夜色里调试着自己的琴弦,擦亮了夜的天空,如涌现的星子,此起彼伏,互相唱和。清脆,绵密,像秋雨一样将夜色织得滴水不透。或者这浓密的夜色,就是它正在织就的一匹阔大的玄色云锦吧,夜夜织,年年织,不知道织了多少年,不知道要织多么大,也不知道有多么浓重的愁绪需要它去包裹打理。而它织的每一根丝线又牵引着多少深夜不寐之人。

促织该是古老的虫儿,它在我们祖先的屋宇、身畔,唧唧复唧唧,让古老的历史不再孤独。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促织在《诗经》里鸣叫着,与我们的先人拥火取暖。“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

故园寒夜起蛩声

历。”“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古诗十九首》里,促织和诗人们一样,独守寒夜,感叹时序更替,人生苦短,寒夜漫长。只有它能听得懂诗人夜里的叹息。“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乱蛩吟壁,藓苔蛩切,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西窗又吹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在杜甫和姜夔的诗词中,它的声音分明如凄切的寒蝉,让人柔肠寸断。国事家愁,都如一场漫卷一切的秋风秋雨,让世事风雨飘摇,前途莫测。

文人骚士将杜鹃比作天地间愁种子,杜鹃泣血而啼,促织夜夜长鸣,又何尝不是哀愁凄凉的身化身呢?它们一个啼叫在春夏,一个啼叫在秋冬,串联起轮回的岁月,将一个个日子洇染的低沉,萧瑟。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蟋蟀吟》写道:“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清脆又亲切,颤悠悠那一串音节/牵动孩时薄纱的记忆/一缕缕的秋思抽丝抽丝/再抽也不断,恍惚触须的纤纤/轻轻拨弄露湿的草原/入夜之后,厨房被蛊于月光/瓦罐铜壶背光的侧影/高高矮矮那一排瓶子/全听出了神,伸长了颈子/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背井离乡,负笈远游,身世如浮萍一样漂泊海外的诗人,从那只仿似跟随了自己四十年的蟋蟀身上听出来了身世的飘摇和海峡两岸咫尺天涯的离愁别绪。

而与其互相唱和的流沙河则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说:“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做笼/想起呼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许多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足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故园风起,北雁南飞。岁月流转,时光偷换。不管是在异地,还是天涯,牵系着两人的仍是那一声声蟋蟀相同的和鸣,牵系着两颗心的仍是那血浓于水的华夏精魂。

今夜,促织又彻夜地叫起来了,叫声穿过夜色,穿过月华,草地,森林,编织起的却是一张能将所有的炎黄子孙都织进去的大网。

无论如何,促织的鸣叫都叫人想家了。因为,它多像母亲正在临秋霜降的日子里,为儿女赶制御寒的衣服啊。

鬼针草

人都有过被它粘得浑身是小毛刺的经历,只要盛夏时节在山里走过一遭。这种细细的小刺粘在衣服上十分讨厌,如果不清理掉就扎得你浑身痒痒,但清理起来十分麻烦。用掸是没有效的,只能一点一点地找出来,然后拔掉,因为细小的刺长着细小的倒刺,粘在织物的经纬间十分地牢固。拨开小花的黄色花蕊,我才恍然到,等花瓣落尽,那恼人的小倒刺便露了出来,也是一个毛刺刺的球团。

可这种小草并不只有粘住你不放的坏处,竟还是一种唾手可得的良药。

“菜草熬成水,给高血压病人喝了可以降压。”在相距不过两三百公里外的地方,粘粘果

儿被改名作菜草草,因为除了给高血压患者降压,它还是家禽们的美食。”有时,干活弄破了手,摘几片嚼一嚼糊在伤口处还可以止血,不过,对有些人也不管用。”

“云南真是遍地都是药。”来自中原的姗姗在一旁搭话道,其实,鬼针草长遍大江南北,风一吹,种子落在哪儿就在哪疯狂的生长,它与庄稼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 and 养份,不过,它偶尔也造福人类,比如,它消炎、降压、止血。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



浮世绘影

■ 徐明冬

夜幕降临,燥热的空气让人有些烦躁,其时,蝉儿们在树上鸣叫正欢,乡村人家的灯光也依次亮起。饭后,漫无目的地走在村外的小路上,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弦乐声。

循着乐声走去,哦,是村里的刘大爷家,没有急着进门,只是站在墙外那棵高大的榕树下,聆听着舒缓的二胡曲,心绪顿平静了许多。

乐曲停止的间隙,我推门进去,刘大爷坐在院里的小圆桌前,桌上摆着两个小菜,旁边点着蚊香,厨房里,刘外婆还在忙活。刘大爷端起一杯茶,慢慢饮了一口,招呼我坐下:“回老家过星期天的吧?菜马上就做好,来,陪大爷喝两盅。”我点头答应:“被您老的乐声吸引来了,大爷,我吃过了。”“吃过了也喝点,陪刘大爷聊聊天。”

刘大爷今年82岁了,年轻时当过兵,因为在一次训练中受伤提前退伍,被安排到镇中学食堂,工作之余,他便对音乐老师的那些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天生就和这些乐器有缘,没多久,音乐老师屋里的二胡、京胡、笛子、箫等乐器就被他玩的有模有样,这让音乐老师都啧啧称奇,要知道,当时,刘大爷对简谱什么的可是一窍不通。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刘大爷爱上了乐器,后来,因为刘大爷高超的烹调技术,被县里的汽车修理厂要去负责全厂一百多人的伙食,这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二十多年后退休。

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刘大爷也慢慢把重心转移到了制作和修理乐器上来。在乡下,胡琴一类的乐器普及性比较高,几乎每家都有二胡笛子一类的民间乐器,村民们知道刘大爷对乐器比较熟悉,所以,家里的乐器坏了,都会拿到刘大爷家来修理,刘大爷也把在修理厂

乡村琴师

学到的木工、车工、钳工、油漆技术用到了乐器的修理和制作上。在刘大爷的制作间里,有木工刨锯机,小型车床等好多工具。自然,各式木料、竹筒是必不可少了。令人称奇的是刘大爷前些年特意从南方选购的蟒皮,长约3米,宽20多公分,刘大爷抚摸着蟒皮感慨地说:“这样的好蟒皮,现在几乎难以见到了。”

说起胡琴的制作,刘大爷更是如数家珍:“制作胡琴,要先将各部件做出,然后装配而成。二胡,我们乡下叫胡琴,主要部件有琴杆和琴头,琴筒、蟒皮、弦轴、音窗、琴弓、琴马。其中,难度最大的是蟒皮的制作,蟒皮的蒙制是完全依靠听觉和手感,每一张皮和每一个筒子接触后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是对二胡音色和演奏手感以及将来皮质音色变化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制作一把好二胡,制作人也必须是一个好的演奏者,这样才能听出音色的变化和微小的差异。”

墙里开花墙外香,刘大爷修理乐器的名声在外,很多邻近市县的胡琴爱好者都慕名而来,或修理乐器,或交流制作演奏技术,把刘大爷忙得厉害。这些年来,刘大爷修琴,制琴无数,估计不下2000余件。让刘大爷骄傲的是曾经修好过一把日本昭和六年的古琴,这把琴是北京一位收藏家挚爱的珍宝,蟒皮坏了以后,遍寻国内名家,都说无法修复,后来,收藏家托人把琴送到刘大爷这里,这把琴的奇妙之处是,琴筒的四面都有蟒皮,修复难度极大,刘大爷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反复琢磨研究,终于修好了,为此,北京的那位收藏家驱车近几千里,特意上门来感谢刘大爷。

酒足饭饱,微醺的刘大爷洗完手,演奏了一曲《梅花三弄》,刘大爷演奏过程中,微闭上眼睛,陶醉在琴曲形成的氛围里,我悄悄起身,没敢打扰刘大爷,出了门,随着乐曲,慢慢融入了夜色。

诗路花语

词二首

■ 陈健春

汉宫春·乐城初探

傲岸三江,势依山海韵,绝唱云章。
乡村田野陌上,世外流光。
龙潭叠翠,万泉水、绿漫清狂。
风景处,几间官殿,连绵着意张扬。

当代英豪锦缔,似灵凤驾羽,整背翔游。
华佗凌顶问脉,陶治扶桑。
乾坤未老,又还童、三界无疆。
鸿雁旅,休闲康体,逍遥自在苍茫。

念奴娇·登儋阳楼

儋阳仙阁,傲乾坤秀气,凌霄雄宇。
云月松涛争碧海,鳞翼银龙飞舞。
放任琼楼,捷天百舸,稻浪惊鸿鹭。
东坡神笔,古来风景无数。

绝顶曲径登攀,峭岩挥汗,谈笑青云步。
多少英雄豪气在,不变初心鹏翥。
漫野游方,流连桑梓,潇洒山河渡。
蓦然回首,新城璀璨华楚。

雪

■ 马恒

月球
从两栋楼中间长出来
并不想说它亮的部分
而灯火永远在某个位置不再靠近它
那个世界全暗
未必是知道了灯底哲理
你看吧山的心
这光洁的这清除人的
不知藏了多少
不知多少不想知道
这光洁的昏睡过去的
等着白天仍是个谜
除非是冬天都可描写雪景
因为不能更冷
因为这皮肤总比它更亲
我不去踩它
愿我在热带靠它解渴

冬夜

■ 方华

安谧的岁月坐在水涸
荻花落满苍老的双肩
往事如流星划过
不留履痕

草木低首 尘世的繁华霜染
欲望和尘缘
从此淡如轻烟

晚风如一曲胡音
将潮湿的思恋拂起波澜
一丛杨柳
为谁独守这清冷的水天

月色悄悄斟入季节的杯盏
浅浅的乡愁 谁也
啜饮不尽
那举杯伫立的人啊
独对风寒

乡村清梦

■ 胡巨勇

寒鸦振翅 夕阳
在它们说陈论唐声中
沦陷进远山的怀抱里
暮色的浓度
开始漫过风凌乱的节拍
淹没了村庄
淹没了炊烟
也淹没了自己的背影

乡村像个港湾
星星装饰着发酵的梦
守望的灯光
点亮记忆里馨香的心事
孩童的磨牙声亦或偶尔的啼哭
被几声犬吠唤醒之后
村庄又陷于新一轮的瞌睡
月光只轻轻斜了一下身子
就挤进乡下人的清梦里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